

贝克特全集 05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朱雪峰……译

海外借

回 声
之 骨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回 声
之 骨

朱雪峰……译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贝克特全集. 5, 回声之骨/(爱尔兰) 萨缪尔·贝克特 (Samuel Beckett)
著; 朱雪峰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 2(2017. 7 重印)
ISBN 978-7-5404-7518-5

I. ①贝… II. ①萨… ②朱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爱尔兰—现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 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3671 号

贝克特全集 5

回声之骨

HUI SHENG ZHI GU

著 者: 萨缪尔·贝克特

译 者: 朱雪峰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刘 玲

印务总监: 邓华强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11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518-5

定 价: 35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-85983029)

SAMUEL
BECKETT

ECHO'S
BONES

贝
克
特
全
集

S B
A E
M C
U K
≡
L T
05 T

SAMUEL BECKETT ECHO'S BONES

'Echo's Bones' © Samuel Beckett, 1933
Commentary © Mark Nixon, 2014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根据费伯出版社 2014 年英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著作权合同图字：18-2014-097

致谢^①

我首先必须感谢的是爱德华·贝克特，从这个出版计划几年前开始以来，他就一直在给予支持。我还要感谢授予相关权限的雷丁大学贝克特国际基金会及特藏部、汉诺威达特茅斯学院的劳纳图书馆、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·兰瑟姆人文研究中心以及兰登书屋。我在注释《回声之骨》时还受益于很多学者的帮助和专长。不幸的是，我无法恰如其分地致谢每一位咨询过的学者，因为这么做将让注释变得臃肿，但我希望在此表达谢意。我最需要感谢的人（既非第一次无疑也非最后一次）是约翰·皮林，他和这个故事的持续搏斗比我更早很多年，并且一直慷慨地给予我建议、提示和资料。

① 本书编者和注释者马克·尼克松系贝克特国际基金会主席。

他帮我澄清了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，而且他的注释版贝克斯特《梦中佳人至庸女》札记是《回声之骨》已发现素材的主要来源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我的《回声之骨》注释工作。为本书提示或指明了其他出处的还有克里斯·阿克利、奥拉·贝克霍夫-菲亚略、塔季扬娜·拉莫娃、德克·凡·休勒、肖恩·肯尼迪、马蒂·科尔文-帕夫洛夫斯基、已故的肖恩·劳勒、保拉·纳斯提、马修·斯科特和大卫·塔克，我感谢以上所有人为解开该文本若干谜题提供的帮助。我还要感谢吉姆·诺尔森的友谊和支持。我尤其感谢德克·凡·休勒、约翰·皮林和大卫·塔克阅读了部分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。自不待言，任何遗留的疏漏和错误都由我自己承担责任，而且，考虑到《回声之骨》的性质，我确信其中讹误相当不少。我还想感谢奥拉始终如一的支持和提卡令人欢喜的打岔。最后，我要感谢责任编辑埃莉诺·里斯对书稿的仔细审读，感谢费伯出版社的玛莎·斯普拉克兰、保罗·基冈和马修·霍利斯提供出色的编辑指导并为书稿付出心血，感谢他们耐心引导这本书的出版。

导言

1933年9月25日，伦敦的查托－温德斯出版社接受了贝克特的短篇小说集《徒劳无益》准备出版。查托的编辑查尔斯·普伦蒂斯写信给贝克特，问贝克特是否可以补充一个故事，这会让内容充实起来，“有助于此书”。贝克特同意了，他开始写作一篇他所说的“退场故事”，题为《回声之骨》，将作为选集的压轴篇。然而，收到故事三天后，普伦蒂斯在1933年11月13日拒绝了它，他认为这篇小说是一场“噩梦”，“将让书的销量一落千丈”。《徒劳无益》于1934年5月24日以贝克特最初投稿的内容出版，也就是十篇而非十一篇小说。现在，在写作八十年之后，神秘的《回声之骨》首次公开亮相。

要考虑《回声之骨》在1934年未见天日的失败，应该以这位青年作家在1930年代初争取出版的绝望挣扎为

语境。在许多方面，《回声之骨》这篇小说都始于贝克特第一部厚重的小说作品，在 1931 年 5 月至 1932 年 7 月之间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梦中佳人至庸女》。因为查托出版了他关于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论著（《论普鲁斯特》，1931 年），受到鼓舞的贝克特向他们投寄了这部长篇小说。但 1932 年夏收到稿件后，普伦蒂斯客气地称之为“奇特的东西”，他称赞那些“直接来自乔伊斯”的部分，然后毫不奇怪地拒绝了它（1932 年 7 月 5 日）。正如普伦蒂斯告诉作家理查德·阿尔丁顿的，拒绝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“也许是个错误；但对付这本书将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；我们自己都有一半内容看不懂”（1932 年 9 月 5 日）。

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，这本书继续让出版商们困惑不已，避而远之。随着拒稿信在他周围堆积起来，加上辞去圣三一学院的教职后没有稳定收入，至 1933 年中期贝克特肯定已经意识到《梦》永远不会出版（这本书直到贝克特去世后才在 1992 年付梓），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组装一套短篇故事，其中有几篇早在 1931 年写就。

既然《梦》出版无望，而且没有足够多的故事去构成一本会让出版社感兴趣的厚实合集（或“邀请出版商

用它擦屁股”，用他的话来说），贝克特开始从这部长篇小说里回收素材，打捞起那些可能易于集成或适应较短文学形式的片段。因此，以《徒劳无益》里出现的《雨夜》为例，这则短篇小说几乎逐字逐句摘自长篇小说《梦中佳人至庸女》。贝克特也从他的《梦》札记里盗取了材料，那是为创作《梦》这部小说而整理的阅读笔记。在贝克特的思维里，这种务实的做法也有智识上的先例。他在谈普鲁斯特的论文里已经提倡过“最有必要的、有益的、单调的剽窃——对自己的剽窃”（第33页）。

至1933年9月，贝克特已攒集了共计六万字左右的十篇故事。在他的写作频频被拒之后，贝克特几乎不敢指望他的合集会受到青睐，尽管他在1933年9月7日的一封信里告诉好友托马斯·麦格里维^①，“如果人们能够阅读萨基，那他们就可以阅读任何东西，甚至《但丁与龙虾》”（转引自皮林，1997年，第99页），这是《徒劳无益》里的第一篇故事。普伦蒂斯肯定同意这一评价。在1933年9月25日的录用通知里，他问贝克特能否想

^① 托马斯·麦格里维（Thomas McGreevy，1893—1967），爱尔兰现代派诗人。

出一个“更生动的书名”来代替《糟粕》（《徒劳无益》末篇小说的标题），并补上一句“如果你能设法加上一篇那就再好不过了”，这表明贝克特也许提议说可以再写一篇，倘若出版社觉得合集有点短的话。后来在感谢贝克特修改的新书名《徒劳无益》时，普伦蒂斯重申道：“再加 10 000 字，就此而言哪怕再加 5 000 字，我敢肯定都会有助于此书”（1933 年 9 月 29 日）。出于种种原因，贝克特尽力去满足这一请求。他告诉麦格里维，部分问题是他已经在倒数第二篇小说《胆怯》里杀死了合集的主人公：“我得为《徒》再写一篇故事，贝拉夸死而复活，而我蠢得像头山羊”（1933 年 10 月 9 日；《贝克特书信集：第一卷》第 167 页）。普伦蒂斯证实了贝拉夸将不得不为一篇新压轴故事而复活这一事实：“我很高兴贝拉夸·拉撒路不久就会再次行走”（1933 年 10 月 4 日）。至 11 月初，贝克特向麦格里维供认道，他正在“为查－温研磨最后的叫喊”，但是“困难重重”（1933 年 11 月 1 日）。但此后他肯定很快就完成了这篇小说，因为普伦蒂斯在 11 月 10 日确认收稿，同时也表示 13 500 字的长度出乎他的意料（“好长的一篇！”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篇小说总体说来令他困惑，11 月 13 日，在一封措辞含着

歉意但是语气坚定的长信里，普伦蒂斯通知贝克特说《回声之骨》不宜出版；这封信值得在此详细援引：

这是一场噩梦。太可怕太有说服力了。它让我毛骨悚然。和梦一样可怕而迅捷的焦点转换，一样狂野而深不可测的人口能量。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我不能感同身受。十分抱歉我有这样的感觉。也许这种感觉只是关于细节，而我也许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。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讨厌自己鲁钝，但我希望我并不是完全感觉迟钝。《回声之骨》抵达时确实狠狠地砸到了我。

如果我们不把它纳入合集你会介意吗——也就是说，出版你寄来的《徒劳无益》原稿？虽然短了点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售价定在7先令6便士的。我相信，《回声之骨》将会让这本书失去许多读者。人们会不寒而栗，会迷惑不解，会摸不着头脑；而不会热衷于分析这不寒而栗。我确信《回声之骨》将让书的销量一落千丈。

我讨厌不得不这么说，也讨厌期期艾艾抓耳挠腮，我希望你能尽可能地原谅我。请尽量体谅我们；

这本书的未来也影响到你。

这是一次可怕的溃逃——我这边的，不是你的，愿上帝垂怜这靶子。但我必须坦白说出来。一次失败，一个盲点，随便叫它什么都行。但是我能发出的唯一的告哀乞怜，就是我忍受不了那些亡魂手指的冰冷触摸。我正坐在地上，骨灰撒在头顶。

贝克特对这封抢眼信件的回复似乎经过了默许的调停，虽然更诚实的反应也许能在不久之后他给麦格里维的一封信里找到：“我一直无所事事。查尔斯把压轴那一篇，也就是《回声之骨》一脚踢了出去^①——我在其中倾尽所有，倒出了所有我知道的东西，更好的是还有很多我意识到的东西——这件事让我深感沮丧 [……]。但无疑他是对的。我这么告诉他，所以这里只是咱俩之间的悄悄话^②”（1933年12月6日；《贝克特书信集：第一卷》第171页）。事实上，这篇小说的失败激发贝克特写作了一首同题诗，后来他又把这标题用于他的第一本

① “一脚踢了出去”原文为“fouting à la porte”，系法语“foutre à la porte”变位为英语现在进行时。

② “咱俩之间的悄悄话”原文为法语“entre nous”。

诗集《回声之骨及其他沉积物》（1935年）。而且，虽然当时他肯定很难有其他感受，但这篇小说并非完全无功而返，因为其中部分材料转移至《糟粕》的修订版结尾，也就是《徒劳无益》整本书的最后；普伦蒂斯（1933年12月11日）赞许“结尾新加了那一小段”，他称之为“一个确凿的改善”。

初读《回声之骨》，人们难免会赞同普伦蒂斯拒绝这篇小说的决定。正如早年一位评论家鲁宾·拉宾诺维茨对它的概述：“背景脱离现实，情节荒诞不经，人物古怪离奇”（第55页）。《回声之骨》是一篇艰难有时甚至晦涩的小说，语调和气氛波动起伏，陈述意图时闪烁其词。它那碎片本质产生的张力通篇可见，不间断的互文借用，在不同文学风格之间的转换，以及含沙射影、一意孤行的语言，没有一样能让这篇小说凝聚成整体，哪怕是《梦中佳人至庸女》那种“不情愿”的整体。但尽管这篇小说可谓相当狂野而散漫，那也是才华横溢的狂野而散漫，尤其在既炫耀又控制着它那“破奥秘”时（《糟粕》，第174页）。充满想象力的嬉戏混合了多种风格与出处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乔伊斯，但最终确立了更

明显属于贝克特的某种特质。

贝克特显然是在挣扎着写作这篇小说。他与麦格里维的通信证明了一个事实，就是他的心思不在《徒劳无益》这本合集上（“但这本书完全是拼图，而我对此没什么兴趣”），他把该书视为对市场的让步，文学价值低于他在长篇小说《梦》里的尝试。除此之外，贝克特的父亲几个月前（1933年6月26日）去世了，他看待自己创作活动的心情肯定因此而变得复杂，这一变故可能促使他做出了决定，放弃那种引经据典、支离破碎并且最终是乔伊斯风格的写作，那种可能满足他自己的艺术标准但不能谋生的写作。正因如此，可以看到贝克特写作这篇小说时的挣扎贯穿文本的表面。人物本身看上去企图让一个故事继续，而故事企图在每个拐角处暗中阻止他们这么做。例如，不止一次地，文本阻碍着它自身，高尔老爷“试图继续却开不了口”就是一例。

自然而然，贝克特写作这篇“狗尾之作”（该小说自称）时面临的最大挑战，是如何确保它在整本合集内的连贯性。他想必已经断定，较容易的做法是让贝拉夸死而复生并在全书结尾加一个故事，而不是在更早的位置插入一篇打乱合集的统一性，如果说这统一性确实存

在的话。《徒劳无益》里的贝拉夸穿越一个爱与死的世界，《回声之骨》里的他则面临着死后的生活。他已在《胆怯》这则短篇里猝死于手术台上，此前他（在《梦》里）就被描述为一个“可怕的跨界生物”（第123页），这一生存境况被他在《回声之骨》里的开场姿态强化，坐在篱墙上。虽然身为鬼魂，而且不能投射影子，贝拉夸却是个相当有血有肉的实体，他被带回人间去赎罪，弥补他的自恋、他的唯我论和在前几篇故事里作为一个“懒惰的资产阶级胆小鬼”（第174页）的存在，懒惰如同但丁《神曲》里的同名人物。

小说自我指涉地自称为“三联画”，这也确实是一件由三个乐章组成的作品，但它那些画面几乎构不成一个整体。第一部分讲述贝拉夸的复活及其与妓女扎波洛芙娜·普里维特小姐的邂逅。第二部分是关于苦艾林的巨人高尔老爷，生不出儿子的他倘若未留遗嘱就去世的话将失去自己的庄园，拱手让给生殖力旺盛的埃克斯爪维斯男爵。高尔老爷因此恳求贝拉夸帮助他成为一名父亲；贝拉夸答应了，然后摩尔·高尔夫人确实生了个孩子——一个女孩，因为这是一篇又臭又长的冷笑话小说。接下来，小说最后一部分突然切换至另一场景：贝拉夸